

#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ration Logic of Generation Z Youth Values

Yitian Yuan Kunlin Du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China

## Abstract

As the “network native generation”, generation Z youth is a new intergenerational group. The formation of its values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its growth law, but also influenced by some major social events experienced together, including the traction of various practical factors such as economy, society, soc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cultural morality and other factors. On the whole, generation Z youth show the coexistence of self-relationship contradiction of lying flat and inner scroll,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ntradiction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pursuit of group ident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tate relationship with political indifference and political enthusiasm, which will have a certain negative impact on themselves and the socie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joint efforts in social supervision, educational guidance, individual “self-help” and other aspects to provide diversified educational paths for the value shaping of generation Z youth.

## Keywords

generation Z; values; generative logic; educational strategy

# Z世代青年价值观群体特征和生成逻辑

袁懿恬 杜坤林

绍兴文理学院, 中国·浙江 绍兴 312000

## 摘要

作为“网络原生代”，Z世代青年是一个全新的代际群体，其价值观的形成不仅受其成长规律的影响，还受到共同经历的一些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包括受到经济、社会、社会组织结构、文化道德等多种现实因素的牵引。总体上看，Z世代青年呈现出躺平与内卷并存的自我关系矛盾、去中心化与对群体认同追求并存的人际关系矛盾、政治冷漠与政治热情并存的个人与国家关系矛盾，对自身以及社会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需要在社会监管、教育引导、个体“自救”等方面共同发力，为Z世代青年价值塑造提供教育多样化路径。

## 关键词

Z世代；价值观；生成逻辑；教育策略

## 1 引言

Z世代因其成长环境的差异，在生活方式、行为表现及其心理活动等层面表现出与其他“世代”迥然不同的特征。科学把握Z世代青年价值观的群体特征和生成逻辑，营造其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这不仅是Z世代成长与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实践要求。

【基金项目】大学生国家级创新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310349010）和浙江省哲社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3GXSZ028YB）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袁懿恬（2002-），女，中国浙江绍兴人，在读本科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 2 Z世代青年价值观的现状特征

“世代”概念的提出，以反映出生于同一时期的人群在进行个体生命历程时的相似性为目的。Z世代是第一代从小生活在电子虚拟与现实世界的原生世代，受科技发展和互联网影响，其价值观呈现如下特征。

### 2.1 躺平与内卷并存

“躺平”和“内卷”是自2020年起就被广泛讨论的流行词。一方面，Z世代青年躺平现象比比皆是，出现“放弃抵抗式的躺平”或“主动觉醒式的躺平”。这种“身躺心不躺”的口头式躺平是青年们在我国特有的人口结构和激烈的人才竞争环境下，以通过降低个人期待值后的洒脱心态来面对社会和人生的情绪策略。事实上，真正躺平的青年少之又少。据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有64.33%的学生期望进入就业竞争激烈、“996”超长工作时间的互联网公司学习就业；70.34%的学生表示躺平只是表面现象；11.3%的学生表示

躺平只是“口嗨”；14.76%的学生表示不想躺平，只是追个流行词。另一方面，Z世代青年的内卷也存在两种相对的表现形态。“被动消极的精神内耗”是指社会的结构性压力迫使青年试图用考研、考公、考编制等方式减轻前途迷茫带来的焦虑感，从而进入被迫、非理性的竞争内耗中。而“主动积极的自我提升”指的是对未来仍抱有希望且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积极心态和主动竞争。

## 2.2 去中心化意愿与对群体认可追求并存

去中心化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形态和内容产生形态，是相对于“中心化”而言的新型网络生产过程，反映在Z世代青年价值取向层面则表现为对权威绝对信任的解构以及表达自我意识的偏重。新媒体环境下，互联网赋予每个人接近和使用媒介的权利，每个人都能成为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节点，每个人都能成为中心，打破了过去权威、官方对数据信息的垄断，激发人们自我表达和思辨的意愿。但Z世代青年对群体认同和归属感的追求依旧存在，并由此出现了亚文化圈层，为Z世代青年提供了一个能够暂时逃离现实世界、摆脱社会性自我的“乌托邦”，以实现对自己的取悦、补偿和治愈。但事实上，参与亚文化圈层的青年看似逃离了社会公权力的掌控，实则是进入了特殊群体价值带来的隐性束缚中，如“饭圈”“打榜”、电竞圈“氪金”等“不成文”规定。

## 2.3 政治冷漠与政治热情并存

Z世代青年的政治冷漠主要表现在线下的政治参与上，即对参与选举活动、社区事务等真实的政治活动表示不关心、不主动。Z世代青年在现实政治参与方面缺位、躲避、淡漠，但在虚拟政治参与上态度激烈、兴趣浓厚、热情过度。在Z世代青年参与的网络政治活动中，如对于中美冲突、性别问题、社会公平公正等宏观政治事件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欲和表达欲。有学者对B站弹幕话语进行分析，指出Z世代青年倾向于采用宏观叙事的网络语言风格对国家大事进行评价，对国家主体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体现其强烈的爱国情怀。B站中的青年通过观看视频、制作视频、发表弹幕、评论区互动等多种方式，关注并参与现实政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Z世代青年价值观尚未完全成熟，会存在被非理性情绪支配，仅凭一家之言就进行价值判断，然后抱团、站队，甚至出现激进爱国主义行为<sup>[1]</sup>。

## 3 Z世代青年价值观的生成逻辑

Z世代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全新的代际群体，就是因为存在特定的时代氛围和社会结构。对于Z世代青年而言，价值观的形成不仅受其成长规律的影响，还受到共同经历的一些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受到经济、社会、社会组织结构、文化道德等多种现实因素的牵引。

## 3.1 社会变革带来的生存压力与理想困境

Z世代青年普遍没有因物质资源匮乏影响基本生活的困扰，其主导性需求不再同其父辈局限于追求物质保障或经济安全，而是转向追求自我表达和主观幸福，在价值取向上出现了重大变化。Z世代青年身上的需求层级在发生转变后大致表现出以下特征：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沟通的需要、参与的需要和表达的需要<sup>[2]</sup>。可见，参与的需要和表达的需要越来越成为Z世代青年价值选择的趋势。但当Z世代的第一批先行者满怀期待准备迈入社会时，社会转型则让他们认识到事与愿违。自2011年起，中国经济增长开始逐渐放缓，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同时伴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激增，就业压力随之增加，Z世代青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心理落差感越发明显，对自我定位和未来规划的迷茫进一步加剧了精神内耗，进而产生“卷又卷不动、躺也躺不平”的矛盾状态。

## 3.2 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扁平化群体结构和圈层效应

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第一代，Z世代的成长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基本同步。网络信息的多元化赋予人们更多的传播权利和传播能力，渠道的增加和空间的拓展让每个人都成为事件的发布者和历史的亲历者。这种“去中心化”的社交方式，折射到现实生活中，就是去权威化的群体结构，突出了Z世代自由表达自己观点和主张的权利。但互联网的普及也带来了网络话语主体“泛化”，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登台争夺“同化”的对象。Z世代青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期，极易在“趣缘”因素影响下，给自己贴上“标签”，以获得同类认可的群体归属感<sup>[3]</sup>。同时，由于Z世代青年倾向于以“同频共振”的判定方式吸收同质信息，忽视异质群体间的价值观点的交流沟通，削弱了青年接触多元与未知的可能性，形成价值视野窄化的局限。在群体分化和价值分化的环境下，以价值取向划分的“圈层社交”打造了虚拟世界里的“围墙”，容易失去独立思辨的能力，甚至陷入被群体偏见控制的桎梏中，导致自身理性价值观的缺失。

## 3.3 家庭小型化促使独立自我意识增强

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绝大多数家庭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转变成“421”家庭结构。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sup>[4]</sup>。在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的影响下，家庭对孩子的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养育的要求不再局限于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亲子关系的平等化使得孩子成为家庭运转的中心对象。Z世代青年中有相当部分的独生子女，他们往往在父辈的全身心关怀中成长，比之其父辈更早地实现独立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之同时，由于从小养成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Z世代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

利益关系时,常常首先考虑自身利益,进而产生群体性冷漠、群体性孤独的现象。

## 4 Z世代青年价值观引导路径与策略

探索Z世代青年价值观的引导路径,不仅要基于青年自身状况,关注社会现实隐射下的价值观困境,更要跳出思维局限,多维度地探讨Z世代价值观引导的着力点。

### 4.1 占据网络高地,筑牢社会主义信仰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主动运用算法推荐实现主流话语传播升级,秉持着“内容为王”的原则,设置青年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作为价值载体,以生活化叙事代替宏观叙事,并根据Z世代青年的心理需求、认知特点与成长规律,打造有深度、有温度、有趣味的教育内容,进而从客观上聚集不同青年社群的注意力,使其资源走出“信息茧房”,在理性共识中认同主流价值观,实现在价值领域构建“数字阵地”的目标<sup>[5]</sup>,尤其是通过网络平台,精准推送Z世代青年需要看且乐意看的信息,让主流话语全方位、多领域推送给青年,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其次是要完善网络信息监管制度建设。面对价值观念泛滥的危机,在合理回应Z世代青年对互联网的需求的同时,必须加强全过程监督、全平台覆盖、全环节治理的舆论监管设计,从源头上预防舆论环境恶化,尤其是要引导Z世代青年共同参与网络治理,合力抵御西方物化主义和泛娱乐化的侵扰,巩固主流价值观的地位。

### 4.2 创新教学方式,增强价值观培育有效性

一是要充分发挥学校课堂的主导作用。课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对青年价值观培育影响重大。Z世代青年习惯于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自由、平等地发言,身为课堂的主导者,教师可以利用好社交媒体提升课堂的吸引力,如通过构建班级微信群、QQ群,关注学生们的思想动态,通过对学生关注事件进行深入挖掘,开发出其中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并通过互动式、研讨式教学和翻转课堂等,增加教学内容的鲜活性,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二是强化线上线下的联合作用。在Z世代眼里,学习已非单纯地获得知识,过程愉悦与否也是重要的考量标准。因此,除了发挥课堂教学对培育Z世代价值观的主导作用外,还

应充分利用线上资源,通过虚拟演练转化为实践经验,如对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等具有教育意义的场所进行云参观,视频联系各领域杰出人物分享人生经历和感悟,拍摄“微视频”讲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故事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有效性。

### 4.3 引导青年慎独,不断提高“自救”能力

首先,引导青年理性对待自身的矛盾心态。Z世代普遍处于个体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走向成熟的阶段,也是个体走向社会的过渡阶段,自身要完成的知识和技能积累要超过以往任何阶段,常常表现出矛盾心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引导Z世代青年理性看待自己思想困境和发展困境,学会更多的包容,在心态上实施“自救”。其次,要引导青年提升自身信息选择能力。真假难辨、良莠不齐的信息是造成Z世代青年价值观紊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和学校在努力营造促进青年成长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之外,也要积极引导青年个体主动提升自我价值判断能力,主动利用网络信息传播的便捷性特点,精准涉猎政治上有高度、思想上有深度、知识上有广度的信息,慎点、少点“爆文”“爆料”,透过纷繁信息看清本质,择善而行,激浊扬清,实现能力层面的“自救”<sup>[6]</sup>。通过正向利用互联网的资源优势,在引导青年学会理性辨别信息真伪、突破“信息垄断”的同时,不断提升Z世代青年的网络素养和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能力。

### 参考文献

- [1] 沈杰.Z世代:时代与社会多重规定性的建构[J].中国青年研究,2022(8):4-13.
- [2] 黎娟娟,黎文华.Z世代大学生多重矛盾性社会心态解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2(7):104-110+30.
- [3] 陈化水.自媒体时代价值观教育的理念革新[J].高教探索,2016(12):118-123.
- [4] 罗雁飞,叶林园.“00后”网络世代的社交:网络圈子的依赖和血缘圈的疏离[J].中国传媒科技,2023(1):31-36.
- [5] 蔡骥,刘嘉佳.中国Z世代的媒介形象建构及其反思[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142-148.
- [6] 沈杰.青年世代在社会更新过程中的角色[J].青年学报,2022(3):70-77.